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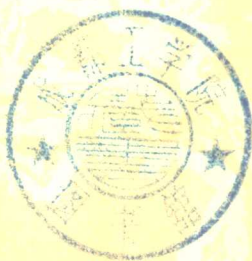
404405

Q(6)
273;1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鲁迅论写作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404405

Q(6)
273;1

鲁迅论写作

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编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二·呼和浩特

鲁迅论写作

内蒙古大学中文系编

*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西落凤街28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125

1972年10月第一版

197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089·02 每册：0.27元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

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

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目 录

一、为现实的革命斗争而写作	(1)
二、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 “革命人”	(16)
三、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文风	(33)
要严肃认真	(33)
有真意，去粉饰	(36)
反对装腔作势，无病呻吟	(38)
要言之有物	(44)
要短	(46)
油滑是创作的大敌	(47)
反对复古	(48)
四、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 式的统一	(54)
内容的充实要与技巧并进	(54)
要批判继承，推陈出新	(56)
选材要严，开掘要深	(62)
描写要抓住特点，论辩要击中要害	(63)
关于写诗	(66)

五、勤学苦练，精益求精(70)

好作品是长期实践的结果，而不是

“天才”的产物.....(70)

要抓好典型.....(76)

要善于学习.....(80)

要含蓄，又要鲜明生动.....(86)

六、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93)

附 录

鲁迅修改文章举例.....(103)

一 为现实的革命斗争而写作

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

——致徐懋庸信（1933.12.20）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一九七页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〇七页

至于已经印过的那些，那是被挤出来的。这“挤”字是挤牛乳之“挤”，这“挤牛乳”是专来说明“挤”字的，并非故意将我的作品比作牛乳，希冀装在玻璃瓶里，送进什么“艺术之宫”。

……

所以我总用别的道儿谋生，至于所谓文章也者，不挤，便不做。挤了才有，则和什么高超的“烟土披离纯”①呀，“创作感兴”呀之类不大有关系，也就可想而知。……而马克思的《资本论》，陀思妥夫斯奇的《罪与罚》②等，都

不是吸末加③咖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除非章士钊总长治下的“有些天才”的编译馆人员④，以及讨得官僚津贴或银行广告费的“大报”⑤作者，于谋成事遂，睡足饭饱之余，三月炼字，半年锻句，将来会做出超伦轶群⑥的古奥漂亮作品。总之，在我，是肚子一饱，应酬一少，便要心平气和，关起门来，什么也不写了；即使还写，也许不过是温墩⑦之谈，两可之论，也即所谓执中之说，公允之言，其实等于不写而已。

……

这也算一篇作品罢，但还是挤出来的，并非围炉煮茗时的闲话，临了，便回上去填作题目，纪实也。

《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鲁迅全集》第三卷一一〇——一一五页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⑧，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

……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

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四七——三四八页

我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主张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

《几个重要问题》

《鲁迅全集补遗》（一九五三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第三七三页

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斗争呢，我倒以为是对的。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正人君子^⑨者流深怕这一着，于是大骂“偏激”之可恶，以为人人应该相爱，现在被一班东西教坏了。他们饱人大约是爱饿人的，但饿人却不爱饱人，……我是不相信文艺的旋转乾坤的力量的，但倘有人要在别方面应用他，我以为也可以。譬如“宣传”就是。

美国的辛克来儿^⑩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是“浅薄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相信辛克来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三闲集·文艺与革命》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六七——六八页

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⑩，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

这是我们已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谁用文字说“文学不是宣传”的，也就是宣传——这也是我们已听得耳膜起茧了的议论。

写文章自以为对于社会毫无影响，正如称“废名”而自以为真的废了名字一样。“废名”就是名。要于社会毫无影响，必须连任何文字也不立，要真的废名，必须连“废名”这笔名也不署。

假如文字真的毫无什么力，那文人真是废物一枚，寄生虫一条了。他的文学观，就是废物或寄生虫的文学观。

《集外集拾遗·势所必至，理有固然》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六八七页

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像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集外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一〇九页

况且现在是多么切迫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

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战斗一定有倾向。……

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②，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也决不是英雄们的八宝箱，一朝打开，便见光辉灿烂。我只在深夜的街头摆着一个地摊，所有的无非几个小钉，几个瓦碟，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

《且介亭杂文·序言》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三——四页

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③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④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

《伪自由书·前记》

《鲁迅全集》第五卷第四页

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⑤，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

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所以我力避行文的唠叨，只要觉得够将意思传给别人了，就宁可什么陪衬拖带也没有。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九三页

我在先前，本来也还无须卖文糊口的，拿笔的开始，是在应朋友的要求。不过大约心里原也藏着一点不平，因此动起笔来，每不免露些愤言激语，近于鼓动青年的样子。

《三闲集·通信》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七六页

我的杂感集中，《华盖集》及续编中文，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

——致杨霁云信（1935.5.22）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二一七页

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⑤。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

《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三三七页

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七七页

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五页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⑩，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四四三页

何况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谁还有这许多闲工夫，来赏玩琥珀扇坠，翡翠戒指呢。他们即使要悦目，所要的也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即使要满意，所要的也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鲁迅全集》第四卷第四四一页

不错，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

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汗秽，甚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

《集外集拾遗·做“杂文”也不易》

《鲁迅全集》第七卷第六八五页

……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即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难于上帝似的铢两悉称。如果我没有做，那是我的无力，并非我大度，宽恕了加害于我的敌人。还有，有些下贱东西，每以秽物掷人，以为人必不屑较，一计较，倒是他自己失了人格。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但对于没有这样举动的人，我却不肯先动手；而且也以文字为限，“捏造事实”和“散布‘流言’”的鬼蜮的长技，自信至今还不屑为。

《〈学界的三魂〉文末附记》

《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53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第二七三——二七四页

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拿起笔来对付他们的手枪。

——致山本初枝夫人信

《鲁迅书简补遗》第五三页

不过“太不留情面”的批评是绝对的不足为训的。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做几句不痛不痒的文章，还是不做好。

——致萧军信（1935.1.4）

《鲁迅书简》第七八六页

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⑮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万一那些虚伪者居然觉得一点痛苦，有些省悟，知道技俩也有穷时，少装些假面目，则用了陈源^⑯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教训”。

《华盖集续编·我还能“带住”》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一七五页

我明知道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只有这个，只有这个而且还要为鬼魅所妨害。然而只要有地方发表，我还是不放下；……总而言之，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东瀛西瀛^⑰，都不相干也。

《两地书·二四》（1925.5.30）

《鲁迅全集》第九卷第六四页

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杂感”而已。

《华盖集续编·小引》

《鲁迅全集》第三卷第一三五页